

「謝謝你們，給了毛利語生命」 ——我在紐西蘭的毛利語學習經驗

ありがとう、マオリ語に命をくれて—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でのマオリ語学習経験
My Maori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New Zealand

文・圖 | 蔡佩含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生)

Arai Te Uru 這個 Marae 位於

紐西蘭南島北但尼丁的一個小山丘上，這個地區叫做Maori Hill。去年8月，正值紐西蘭的寒冬，我非常幸運的加入了Te Wananga o Aotearoa毛利大學在但尼丁的分校，修習Level 2的毛利語課程，並且來到這個溫暖人心的

空間，感受毛利人對語言復振的決心與強大的凝聚力。

Noho Marae 毛利語學習工作坊

毛利語的課程從每年的三月開始到十一月份結束，期間有兩次「Noho Marae」（stay at the Marae）的活動，讓學員們在兩天兩夜的時間內進入Marae裡學習，完全沉浸在毛利語的學習環境之中。工作坊的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進行：生活毛利語的練習、傳統歌謠與舞蹈的身體使用，以及認識Marae空間的



位於Maori Hill的Arai Te Uru Marae。

配置及意涵。

Te Wananga o Aotearoa的老師們非常強調要讓毛利語的使用滲透進日常生活，於是學員們第一階段的任務，就是分組討論，並在海報上羅列各種基本的問候句、想像日常生活各種狀況的對話，由老師們代為翻譯，在接下來在Marae的生活中，盡量使用這些毛利語的對話和同學們聊天互動。



分組討論毛利語的生活用語。

而Level 2課程的終極任務，就是使用毛利語做一個簡單的演講（whaikorero）。只要你覺得自己準備好了，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發表你的演講。由於Level 2學習的詞彙還很有限，大部分的學員的演說內容都從介紹自己的家族成員開始，少部分的人會以自己的興趣或喜歡的明星為主題進行演說。

找回對身分的認同

在疲累的語言學習之後，我們共同分享食物，在Marae的空間裡打地鋪過夜。然後以各種舒服的姿勢躺在床墊上，聽Tania講述她是如何下定決心重建這座Marae的故事。Tania告訴我們，她也曾經迷路，遺忘了自己的身分、自己的歷史，而在她想要重新學習當個毛利人時，她發現自己已經無所依歸，找不到一個空間讓她去「成為一個毛利」。於是她下定決心要修復這座Marae，因為唯有

在這個空間裡，她才得以思考「什麼是毛利」，並去理解祖先們為何要這麼做，為什麼有這樣的身體使用？又為何要有這些儀式？所謂的「傳統」從何而來？而這些事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對她來說，重新尋找毛利的身分並不只是一味的複製過去，Tania還開玩笑的說，如果照「傳統」來看，她的祖先當然是不可能坐在塑膠椅上的。生活在現代的毛利人，該去思考的是怎麼延續傳統的精神。對她來說，這座Marae最核心的概念就是「Unity」，我們在這個空間裡分享所有，也建立起連結。

在感性又幽默的談話後，Tania拿起吉他與她的孩子一同唱了一首歌來完成她的演講，在她身上，完全感受到一個毛利女性如何的堅韌和勇敢。我們在她溫暖的歌聲裡红了眼眶，感覺自己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包圍著。學員們紛紛站起來對Tania致意，並分享自己為何到這裡來學習毛利語。有的人只是因為喜歡，有的人是因為有毛利血統，有的



分組課程時間。同學們可以自由發表準備好的毛利語演說內容。



Marae上面的門柱。



和我同一組的同學，以他最喜歡的運動員Kobe為主題發表演說。

人則是想要尋找為何祖母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毛利人的答案。我則跟大家分享，在臺灣的原住民也跟毛利人一樣面臨相同的處境，失去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歷史，無以憑藉去確認自己是誰。而我希望能夠帶著Tania給大家的力量，回台灣和大家分享她的精神。

毛利語的生命

另一位毛利語老師Ropata也說，當初他看到年輕一輩子的毛利孩子，只會說英文，並且用吊兒銀鐺的態度走進Marae，完全不像

一個毛利人。他內心只希望這種狀況不會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於是才投入毛利語的教學。他深信只要有人願意學習，就能讓毛利語活著，毛利的精神也才有機會繼續延續。他向在場所有的學員們致意，謝謝我們每個人為毛利語帶來生命。

Marae真的是個很特別的空間，在那裡，能感覺到安全，感覺被支持。儘管大家都因為不一樣的理由來到這裡，也來自不一樣的地方，但奇妙的是，我們真的因為一個語言的學習，在這裡建立起連結，分享彼此的人

生。最後，我們一同唱了「Ko Te Pu」這首歌回送給Tania，謝謝她給我們一個這麼難忘的夜晚。

Ko te pu (The origin)
te more (the tap root)
te weu (fibrous root)
te aka (the vine)
te rea (the increase)
Ko te waonui (the expanse)
te kune (the conception)
te whe (the swelling)
te kore (the void)
te po (the darkness)
Ki nga tangata taketake (origin people)
na rangi rau ko papa (from sky and earth)
Ko tenei te timatanga o Ao (this is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結業式

一整年的課程結束後，南但尼丁的學習中心會舉辦一個結業式，每個年級的班代也會發表演說向老師們表達感謝之意。

當天一位即將要從Level 4畢業的毛利老人，帶著他的吉他獻唱了一首他童年時期的歌謠。他告訴我，他從北島的陶朗加搬到這裡來，而在他成長過程中，學校的教育一直都只教英語不能使用毛利語，他漸漸遺忘自己的母語，直到有機會在社區的毛利大學裡上課。他提到，照理說長輩應該擔負著傳承和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但他現在卻必須向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小夥子學習毛利語，對此他感到汗顏，但他很高興自己終於重回母語的懷抱了。

另外一位老師也分享，即便學習毛利語的免費資源這麼多，他自己的母親卻一直十分抗拒到毛利大學裡上課，理由只是因為她覺得自己有一個毛利的姓，但卻一句毛利語都不會說，擔心別人譴責及嘲笑的眼光。直到老師的孩子也開始學習毛利語後，他的母親才願意敞開心胸，和孫兒一起學習。他對於這個轉變的過程非常感動。語言的學習絕對是不分年齡，當然也不分族群的。

語言文化精神的延續

不少紐西蘭的Pakeha（指非毛利人的紐西蘭白人）是抱著「要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必須要學習毛利語」的使命感來到課堂上。語言的學習不僅是毛利人內部的族群認同而已，甚至擴散到紐西蘭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也是許多紐西蘭人在尋找人與土地的連結時，相當重要的一個管道。

「謝謝你們在場的每一個人，讓毛利語活下去。」在紐西蘭學習毛利語的經驗裡，這句話最讓我印象深刻，也具體說明了紐西蘭毛利語課程的開放性。要讓一個語言繼續擁有蓬勃的生命力，勢必不分你我，邀請所有的人加入。唯有如此，毛利語才能夠被使用，毛利文化的精神也才能延續下去。◆



蔡佩言

彰化縣彰化市人，1985年生。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研究專長為台灣原住民族文學。2016年開始學習賽德克語，隨後赴紐西蘭南島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進行短期研究。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生。